

永夜抛人何处去，
绝来音，
香阁掩，眉敛，月将沉。
争忍不相寻，怨孤衾。
换我心，为你心，
始知相忆深。

一初集（一）

顾士光 著

始知相忆深

SHIZHIXIANGYISHENBEIYUEWENYICHUBANSHE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顾士光 著

始知相忆深

SHIZHIXIANGYISHENBEIYUEWENYI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始知相忆深/顾士光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378 - 2993 - 9

I. 始… II. 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1326 号

始知相忆深

顾士光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 bywy. com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75 字数:216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 - 7 - 5378 - 2993 - 9

定价:20.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高校的同龄人和

新世纪年轻的朋友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序

我早就想把 20 世纪 60 年代的校友和外校朋友中那些值得回味、难以忘怀的东西写出来。这本书从 1979 年 7 月开始写作，因可利用的业余时间不多，中间写写停停，断断续续，1988 年 12 月才写出第一稿。此后多次修改，直到今天这个样子。这也是我业余生活中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稿在修改过程中曾先后得到叶树人和黄伊（均已逝世）、王刚、丛建惠、张桐、袁凤影、席香妮等同志、朋友诚挚的关心和帮助，在出版之际，谨向他（她）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北岳文艺出版社使此书得以出版面世，更令我十分感激。

本书采用依时纪事的手法，熔叙事和抒情于一炉，以七名大学生的五十篇日记组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它着重写了三对青年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曲曲折折的爱情故事，有的是以喜剧的形



式结尾，有的是以悲剧的形式告终。它记载着一个可爱的意气风发的群体逝去的年华和如泣如诉的情愫，折射出了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的五光十色与人生百态。它讴歌了圣洁的爱情和崇高的节操，也鞭挞了丑恶的灵魂，并且能使读者看到一代青年怎样从稚嫩走向成熟，看到一个特殊年代那复杂的社会、坎坷的人生和民族的魂魄与骄傲。

《始知相忆深》是一支昨天的歌，青春的恋歌。

愿书中的那些故事能给我们以历史的思考与启迪。

愿我们永远记住那些具有非凡气质和精神的人。

作者

2007年9月10日

目
录

我知道她是故意气我，可又感到不安	1
我决不善罢甘休，退避三舍	6
日光矇矇眈眈的，我的脑子也矇矇眈眈的	11
我心里一阵痛苦	15
我的心，开始战栗	20
仿佛在走向生命的尽头	26
她，居然讲出了这样的话	33
我的心，乱极了	39
我惟一要做的，是让他恨我，离开我	44
啊，他跳下去了	50
“录录，你不要这样！”	55
“你不能离开我，我也不能离开你啊！”	60



难道就这样定了	67
我既疲乏,又兴奋	73
我,一下子被吓呆了	82
他能向谁呼救,又有谁听他的呢	89
“你们快把他放了!”	96
“我要用绝食了却一生!”	102
他也被惊得目瞪口呆	108
我们感到宽慰,可心里仍是沉甸甸的	115
纷乱的雪花啊,你像我纷乱的心绪	12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28
可怕的事情终于可怕地发生了	133
我的心被无情地咬噬着	139
“回去再和你算账!”	147
全身的肌肉都在颤抖	151
报仇的时刻到了	159
赵小夫,你快回来吧	164
“否则,我要使用非常手段!”	171
说不清楚是幸福还是受宠若惊	179
啊,永远融到一起了	185
我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	190
我这才感到深深的不安	197
“实在对不起,我说得太晚了!”	202
我一定要振作起来	208
我无法拒绝,我应该答应	213
他越笑得平静,我就越感到不安	219
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25



我的心突然扑腾起来	230
力,仍在凝聚,凝聚	236
夜,神圣、缠绵,又令人不安	242
“不,请把照片给我!”	247
我要让你永远放荡在爱情的海洋里	254
我永远等着你	259
一封不是为了发出去的信	266
啊,是亲爱的雯雯要来见我	271
希望,正在这里燃烧	276
天哪,这是怎么啦	282
谁能抚平我们心头的伤啊	288
“始知相忆深”	296



我知道她是故意气我，可又感到不安

王大明 1966年6月20日

红霞万朵，正在西山后边寥廓的天际燃烧。给人一种壮观，一种振奋，一种激励与思考。

缤纷的神话般的色彩撩起了我无穷无尽的遐想，我简直如醉如痴。我要把青年人灿烂的光和热，把似锦年华全部献给目前这场轰轰烈烈、横扫一切“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运动！

如果从6月2日“停课闹革命”算起，那么我们T市S大学的运动已开展近二十天了。我们一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革命的闯将，到今日为止，把校系两级党组织一个个全都打倒了。虽然我们的队伍只有一千人左右，约占全校师生员工的百分之十，但是次次批判大会都由我们主持召开，学校广播站天天播送我们的稿件，人人都对我们刮目相看。

今晚，各系各班都要根据我们左派的要求，由学生自由民主地选举本班政治运动领导小组。

晚7点。外语系六五-8班教室。十名学生全部到齐。会议由我的女朋友杨晔主持。

她还未开口，我就沉不住气了：十个人中赵小夫是团支部书记、杨晔是组织委员、刘清录是宣传委员，团结在他们周围的是刘的女朋友孟宪芝和哥哥孟宪常、赵的好朋友范大牛、出



身资本家和右派家庭的李静雯。剩下的只有我和关常义、王静。

果不其然，举手表决，赵、杨、刘都是六票，我只得了两票。

“获六票的是领导小组成员。”杨晔声音里充满得意，丝毫没有为我惋惜的意思。

赵小夫脸上显示出理所当然的神情。他一向言语不多，总是那么一副威严、傲然、冷漠的样子。他出身高干家庭，是外语系六五届惟一的一名共产党员，身兼校学生会文体部长、系学生会主席、班团支部书记三职，总而言之，是个少年得志、心高气傲、顾盼自雄的豪门公子，全校红人中的佼佼者。

赵小夫的好朋友刘清录用一对仿佛会说话的眼睛斜睨着我，好像在问：“怎么样，失败了吧？”

难道就这样失败了？不行！

6月2日，我、王静、关常义和外系左派造反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几天之后，我们打倒了校党委书记蒋哲夫，打倒了系党总支书记郑守志和团总支书记柳荫，他们一个个又目瞪口呆。特别是那个心高气傲的赵小夫。上级的垮台对于他这样的学生干部来说，简直是遇到了乾坤倒转。他和杨晔、刘清录、范大牛经常嘀嘀咕咕议论我们，私下里为蒋、郑、柳鸣冤叫屈，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像皇势力”。我憎恨这股势力，我怎么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班里的运动呢！

“这不行，”我站起来反对说，“领导小组不能让保皇派参加！”

这下子可不得了。杨晔气愤地瞪了我一眼：“你把话说清楚，谁是保皇派？”



“还用说吗？‘6.6’校党委召开的黑会谁去参加的？谁上台发言的？”我的好朋友关常义素来忸忸怩怩像个姑娘，外号“大老蔫”，今天却显示了一股令人瞠目结舌的魄力和勇气。

“黑帮蒋哲夫的小探子柳萌镇压左派，哪个候选人揭发了？”王静参加了战斗。

见无人回答，她又辫子一甩说：“红人嘛，当然不会揭发了！”

出身于农家的刘清录却像个寻花问柳、放旷不检的浪荡汉和出色的梨园子弟，颇具逢场作戏的本领。

“嘿！”他抹了一把脸，眼珠子一转，讲了一句俄语翻译笑话：“全都成了好斗的母鸡的丈夫啦？”

好几个人都笑了，气氛顿时宽松下来。

“没有能耐还发脾气，”他不屑地瞥了关常义一眼，站起身子，两手插在裤袋里，又施展了说客的本事，“这不行，要把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都像咱们这样杀气腾腾地打‘内战’，只能让蒋哲夫、郑守志和柳萌他们高兴，是不是？”

从笑声和一双双友善的目光中，我意识到他的目的马上就要达到了。我决定孤注一掷，便从口袋里掏出了赵小夫6月6日在校党委召开的小型会议的发言稿。

“请让我来念个材料！”我嗓门很大，目的是把全部注意力吸引到我这边来，“亲爱的师生员工同志们，我们外语系六五-8班团支部坚决支持校党委和系总支的决定，同那些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呼风唤雨，想推翻党委的所谓‘左派’们



斗争到底……”

念完以后，我把稿子一扬说：“这就是铁证，保皇的铁证！”

杨晔吃惊地望着我，她知道这是赵小夫6月6日的发言稿，但不知我是怎样弄到手的。

“那天赵小夫讲了些什么，你不知道！”她板着脸为赵小夫辩解，“因为时间来不及，他没照稿子念。”

“好啊，”我一听火了，啪地一拍桌子，“那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揭发‘6·6’黑会内幕？”

她气得脸色发白，嘴唇也哆嗦了：“你要干什么？哪儿弄的材料？”

看那副神态，就像我们之间从未有过恋情似的。一丝理智掠过心头，我忍了忍，坐下了。

“你说呼风唤雨的人没有好下场，是什么意思？”王静质问赵小夫。

赵小夫冷漠地坐着，聋了似的一言不发。

“王静，如果阁下您没有呼风唤雨，就请放一千二百个心好了。”刘清录又站出来保驾。他是王静的克星，我却不怕他。

“呼风唤雨有什么不好？”我气势汹汹地望着他，胸有成竹地说，“革命者就是要像高尔基笔下那呼风唤雨的海燕，呼革命运动之风，唤革命运动之雨，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他翻了翻眼儿，没话了。

我又转向关常义：“别人不揭，我们揭！把这篇稿子贴出去，‘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

“对，贴出去，”关常义激动地站了起来，“让大家看看，



谁像呼风唤雨的海燕，谁像害怕暴风雨的企鹅，谁在跃跃欲试地要镇压革命派！”

赵小夫本来就很严峻的脸上倏地罩上了一层阴云。

会，不欢而散。我故意留下，等着和杨晔好好谈谈。可是，她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一屁股坐到赵小夫身边，呢喃低语的嘴几乎贴到他的耳朵上。

我知道她是故意气我，可又感到不安。

我决不善罢甘休，退避三舍

王大明 1966年6月25日

自本月中旬天热以来，我就觉得肠胃不适。今晨，我突然发起高烧，上吐下泻，不得不住院治疗。

夜，真长啊！我可体会到“漫漫长夜”的含义了。为了和杨晔的关系，我寝不安枕，辗转反侧，已凄然地度过了三个不眠之夜。我明知只有摆脱思考才能睡好觉，可我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我好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

回想起来，我们的恋爱，还真的带有一定程度的传奇色彩。

那是去年9月1日，开学第一天，外语系六五-8班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怀着考入名牌大学的喜悦，一一介绍自己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当我刚站起身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惊叫起来：“你叫王大明吧？我叫杨晔，你还认识我吗？”我惊惶地抬起头，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高近一点七米的大姑娘。她圆圆的白皙的脸，一双活泼秀丽的大眼睛，两条短辫子无拘无束地盘在头顶上，神态自然优美。而那白地小花的上衣和红格裙子，则更增添了她的开朗、俊俏和妩媚。我惊愕地呆呆地望着她，难道这就是我小学那个衣衫不整、脸上有时还带着污垢的杨晔同学吗？



“你忘啦，我爸叫杨耀光，妈叫张玉兰？”她继续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对我说，“我们可想你和你妈啦！怎么这么巧，你也考上了 S 大！”

说完之后，她无拘无束地笑着，笑得那么响亮，那么热烈，笑声里夹杂着一种男孩子的气概。

“太……太好了！”我紧张得头上直冒冷汗，嘴唇也差点哆嗦起来，“我正想去看你和伯伯、伯母呢！”

原来，我们的故乡都是沂蒙山区南端同一个村子的。我爸爸和她爸爸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两个人一起在临沂地区打过游击，后又一起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1948年底，我爸爸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此后，杨伯伯每次回乡，都看望我们母子俩。1956年，他们全家迁到了 T 市，还时常惦记我们。在 1959 年至 1961 年的全国经济困难时期，伯伯经常给我们寄钱。我动身来校的当天早晨，妈妈特地炒了一包花生，叫我带给伯伯和伯母。9 月 1 日晚，我到了杨家。伯伯激动得紧紧握住我的手，上下打量着，好久没有说出话来。伯母见到从故乡来的我，也从心眼儿里感到高兴。以后，我经常去杨家。伯母患有心脏病，怕干家务活。从小就很勤快的我，经常帮助她擦地擦玻璃，上街买东西。这就更使她高兴得不行。每逢星期六，她就给杨晔打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要杨晔一定把我带回家。每当看到我和杨晔一前一后双双走进家门的时候，她心里总像有一种莫大的欣慰。她和伯伯开始默默地合计我们的未来。

也许是二位老人的所作所为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半年之后，我和杨晔使相恋相爱，双双坠入情网。我们度过多少美好的时光，留下了多少真诚的话语啊！



对我来说，进入杨家是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幸福。刚到城里的时候，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土包子。鞋子、裤子、褂子都是妈妈一针针缝出来的。我的鞋，左脚右脚一个样；我的裤子，前边后边一个样，上上下下一般粗；我的浅蓝色褂子带着一块深蓝色的补丁。后来，经过伯母精心打扮，我的土气为之一扫。我穿上了柔软、舒适、富有弹性的白力士鞋，咖啡色的绒衣、绒裤。第一次穿上这些东西时，我欣喜，我震惊了：世界上竟有这么轻便、暖和的衣服！

伯伯、伯母总是以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像疼爱杨晔一样疼爱着我。我既幸福，又担心。我担心有朝一日他们会不喜欢我，担心杨晔突然爱上别人。于是，我拼命学习，我谨言慎行，我不知动了多少脑筋！

有一次，伯伯突然提出，过几年把我妈妈接到T市来。我顿时心花怒放，这，正是我考虑已久和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啊！我甜蜜地遐想，不久的将来，我要和杨晔一起陪着由山沟里来的妈妈游览离T市不远处的北京那金碧辉煌的故宫，那明丽苍翠的颐和园，那雄伟壮观、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那节日里比什么都美的五彩缤纷的天安门广场……我断定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我仿佛看到，在那饱经风霜的脸上，道道皱纹洋溢着满意的笑。

然而，愿望毕竟不是现实。如今，我们的爱情之舟陡然失去了平衡，摇摇晃晃，颠颠簸簸，面临着触礁沉没的危险！

本月21日、班会开过的第二天晚上，杨晔把我约到了软室。我的样子就是用“诚惶诚恐”和“受宠若惊”来形容，也并不过分。

“赵小夫的发言稿，你是怎么弄到手的？”她劈头就问，那

